

~頭巾~

一間小餐館內，三個人默默的坐著，畢竟都已經過了三年，剛見面大家也不知道該講什麼。桌上杯中的奶茶被吸管攪拌著，冰塊不斷的撞在杯壁，彷彿是要撞破這沉默一般。耐不住的 A 哥先開口了「欸欸!!你們最近怎麼樣?」，但這個問題太客套、一般了，沒有辦法打破沉默，於是 A 哥換了一個說法「你們系上還是班上什麼的有沒有比較特別的人阿?」。對面的 notalent 看了過來「阿阿...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周公聊天呢...」，一旁的龍挫也沒有什麼回應。「其實...我現在想討論的...是我們以前那位同學...小日本。」A 哥公佈了解答，notalent 似乎有點小詫異，龍挫則是點了點頭，不管他們要不要接，對 A 哥來說這個話題是開定了。

「想當初高一年的時候，我曾靠著欄杆上看著他在兩棟教學大樓間的草地上拿著球亂丟，在那裡對他的莫名動作感到無聊。」notalent 開口，思緒隨著飲料表面的晃動漾到過去，距今六年前的那段時光。「但沒想到後來會在同一班阿我的天～」做了一個彷彿遭受劫難的誇張動作，雖然那劫難早已承受完且過去了。「是阿...當初我也是，沒想到會是同一班...不過，一開始的時候我也還認真的...恩...不要去有任何主見。」的確，那是一個震驚的事實，或許一開始沒那麼震驚。這位同學當時也是以正常考試基測的分數進來的，所以他並不笨，癥結點就在於他的動作似乎不太受控制，行為跟思想都是。「我們班一開始就已經看的出來有把他稍微地區隔開了吧，就是不太喜歡跟他接觸。」龍挫說著，但 no 仔隨即接了「有嗎?一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大家有試著幫助他呢，不能講幫助...應該說是跟他講話之類的，只是到最後都變成調侃跟玩弄就是了。」「是阿，似乎不能做到那種理想中的、接納跟社會化那樣。」A 哥喝了口飲料接續著，「也辛苦右銘兄了，我們的導師，從高二到高三帶著我們班，而且還要肩負小日本這個負擔。」「要是他不要這樣到處衝康就好了，右銘兄那時都快退休了說。」no 仔說，想到小日本以前常到處搞麻煩，他不禁搖了搖頭。換龍挫開口「與其說是衝康，應該說是盡做些荒唐的事吧，有些我想到就覺得噁心。」「你是說幫衛生打手槍和假裝口交那樣嗎?」no 仔看向龍挫說「是已經碰到了好嗎弟弟!!」龍挫大聲地更

正 notalent。A 哥也有這段記憶，大概全校都知道這件事吧，衛生是一隻校犬，到後來變的比較像是班犬了，經常來到班上。小日本那時的确一直騷擾小狗，對牠猥褻，縱使衛生看起來很爽就是了。「阿阿...反正一開始時也只是這樣表演，對著陌生人做些怪事，是想要引起注意吧!!」A 哥講了自己的想法，以前似乎有學過，有些小孩會做些特別突顯的事以獲得大家的關注，讓自己成為眾人所關心的焦點，但想想，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不都在做這些事嗎?除了這個，另外還有常帶著頭巾，上面畫著紅色的圓，兩邊分別寫著日本，在學校的中廊、福利社旁、抬便當處、操場處拿著一堆道具扮演著各種腳色，每當如此，旁邊不是沒人敢靠近就是圍著一圈人，大聲地催促著他做些更詭異、更好笑的動作，好笑或許是他們旁觀者要的，詭異則是 A 哥認為的。也因為他一直認為日本至上，加上該頭巾、滿嘴的不流暢日文，所以他被稱為小日本。「反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也沒怎樣，頂多只是右銘兄會勸勸他，即使那是有點無用的，丟丟臉就算了。只是...即使後來+右和朱小姐的輔導，讓他稍微回復，但最終仍是不行阿...」+右，是我們高二時的班長，想當然耳，被同學、老師、學校當成是輔導他的最佳人選，也就這樣+右他跟小日本漸漸熟了，小日本也開始比較信服他的話，改正了一些。朱小姐是班上的教官，肩負導正學校的軍律前線，理所當然也被賦予了糾正他的重責大任。曾聽朱小姐說過，只要他不搗蛋就好了，但事總是與願違，最後她也顯露了疲態。小日本經常翹課，在上課時間亂跑，某些老師抱持著厭煩的心態，認為那是他自己這樣搞，沒必要為了他去延緩上課進度，甚至大費周章找他回來上課。但另一部份老師則是認為不可如此，導師右銘兄就是，常委託同學去找他回來，當然這工作+右是最佳人選。那上課時間他去哪裡了呢，當然是到處去表演阿，縱然高中沒有空堂課這回事，但他還是能找到他的觀眾，看不見他的魚不能說他釣不到，就跟姜太公一樣，想釣的時候於會自己聚過來的。以往，他都會跑校門外去表演，在右銘兄的努力和與之的協定下，他總算不會到校外了，只不過上課時還是經常外出，表演去了。若，只是如此這般，並不會讓後期的我們對他的行為失望。引爆點在於，後期他有些暴躁，在某堂課上，一個爭執，憤而衝向正坐在教室前椅子上的國文老師，充滿霸氣的蔡姐，踢了他一腳，將如山一樣的老師給踢哭了，當時，所有人都震懾住了，一名同學憤怒地從後排站了起來，向他衝去，嘴中迸出「我!!要!!殺!!了!!你!!」，而這位同學就是坐在 A 哥旁邊的龍

挫。小日本下的衝出教室，先去通知教官的同學跟著朱小姐抓住了小日本，朱小姐也在此時挨了他一腳。事後，蔡姐說，她不是因為痛才哭，而是因為痛心才哭。朱小姐則是說，她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想到他以後該怎麼辦而煩惱。因為這件事，班上對他開始有了最後一根稻草般導致的心牆。不太意外，後來他真的造成了一些事件，例如在校外跟某人起爭執，被人打。這不是大家所樂見的，只不過，此事難改矣。

A 哥想到三年前，那個悲傷的日子。老師在打桌球中去逝了，在自己喜歡的活動中離開了。那是在他帶完我們這一屆後的最後一班，對我們的感情仍是濃厚，他一直都很擔心著小日本。公祭那天，小日本也去了，留著震懾所有人的長髮，並沒有看到他的表情，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話說在高三那年最後，他媽媽親自向我們班道謝，說我們辛苦了，照顧她兒子且容忍她兒子。後期，小日本被學校施以在家學習，或者分開學習，這使我們班回復寧靜，或稍稍寧靜。他媽媽道謝時，A 哥是有那麼一點愧疚，他自認沒有為小日本做了什麼，許多同學對他甚至還是不滿。怎麼辦呢，學校是社會的縮影，一個三十八分之一的動亂就能使整個兩千人的學校混亂，且，另外兩千人也會去調侃那一位，我們的社會大了許多，這樣的人多，或許慈善組織是一個奇蹟的出現，天使的降臨。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類似這樣情形的班級都能出現天使去接納這樣的人，只能祈禱，那些沒有那麼笨、但卻被大家所認為詭異奇怪的人、病理上的案例的人能夠回復正常生活，或者是被眾人接受，或至少不要被排擠就好了。這場聚會還沒結束，但 A 哥的心，已經做了一次時光旅行了，但願那頭巾下的男孩，有一天能夠擁抱人生，被人生所擁抱。

～記者／陳建銘～